

一条江,中国词



衢州古城门和衢江风景。 本报记者 钱洁瓊 摄



人物名片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兼)。代表作有《蒙曼品最美唐诗》《蒙曼女性诗词课》系列等。

■ 蒙曼

说到浙江的文化,现在大家都知道“浙东唐诗之路”,那是一条南北向的诗文通道,其实,浙江还有一条东西向的诗词大道,我们不妨称之为“钱塘江宋词之路”。说起来,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因为浙江强势崛起时是在宋朝,而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

钱塘江分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衢江上游马金溪。北源长一点,南源流域面积更广一点,而且流向和主河道一致。衢江地处钱塘江源头,衢江一路向东流,到金华,汇合成兰江;



钱塘江观潮。 视觉中国供图

到建德,变成富春江;再到杭州,变成钱塘江。这几段江面,都有太多好词留下来。

咱们先从最下游的钱塘江说起,写钱塘江最好的是哪一首?我觉得是潘阆的《酒泉子·长忆观潮》: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词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钱塘江段对应的是大城市杭州,“满郭人争江上望”,这不就把杭州城万头攒动的场面说出来了?而“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则又突出了钱塘江奔向大海的开放属性,一首词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写出来,那就是好词。

写富春江最好的词是哪一首?我觉得是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瀛》: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富春江这一段有汉朝严子陵垂钓的故事,这是隐逸文化的传统。苏轼当时因为对新政有异议,外放为杭州通判,不免有点心灰意懒,到了富春江,自然会想起严子陵,所以才会说“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这就是富春江的人文趣味。

那写兰江最好的词是哪一首?我觉得是蒋捷的《行香子·舟宿兰湾》: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送春归、客尚逢帆。昨宵澹水,今夜兰皋。

“昨宵澹水,今夜兰皋”,就是从衢江顺流而下到金华去了。这首词其实没那么有名,但是文章不厌百回改,后来,他又把这红樱桃和绿芭蕉的意象用到了《一剪梅·舟过吴江》的结尾,终于改出了一首好词,我们也知道了“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说了这么多,终于该说到我们脚下的衢江了,写衢江最好的词是哪一首?我觉得是辛弃疾的《浣溪沙·常山道中》:

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声过竹边村。

这首词好在哪里?第一,它把我们常玉古道一路过来的感受一下子写活了,我们从武夷山到衢州,本来想走仙霞古道,但是时间来不及,就改走了常玉古道,不期然就和当年辛弃疾所走的路重合了。

当年,辛弃疾从上饶到绍兴当浙东安抚使,那不是也得先走常玉古道,再到常山坐船,沿着衢江顺流而下吗?在常玉古道上,他看到“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这三句词我们太有感受了,因为这一带是金衢盆地,地不那么平,高高低低总有起伏,所以才会有“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我们从常山往北走,一到开化,就吃到了特别鲜美的开化清水鱼,

这其实就是剧社改造的重点——黑匣子剧场,四壁通体喷黑,形似“黑色匣子”而得名,是一种实验性小剧场。吕安迪的想法是,既要保留传统镜框式舞台,也要为戏剧创作留出探索空间,让观众离演员更近、感受更直接。

不同于京剧等中国传统戏剧,乌青剧社主要展演的是以小剧场话剧为主的先锋戏剧。近年来,尽管乌镇戏剧节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先锋戏剧,但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老百姓来说,它仍算得上小众。

于是,剧社决定敞开大门和村民相识。礼堂一边改建,演员一边带妆排练。大门敞着,村民路过探头,看着看着就站住了脚。有位阿姨盯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似的:哦,你们这是来唱戏!演员们忍不住笑了:“他们管话剧演出叫‘唱戏’。”

但吕安迪觉得,改变需要时间,起码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

种戏,也入戏

很快,乌青剧社在城西村的第一场戏剧演出开场了,一场名为《茂》的戏剧演诵会赢得现场掌声不断。

这不就是第三句“隔墙沽酒煮纤鳞”吗?感觉这首词一下子就活起来了。还有,我们也是冒着雨来的,就特别理解“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走这一段路,这首词就印在了脑子里,活灵活现,再也忘不了。

更重要的是,这首词也把衢州的定位说出来了。

衢州是什么地方?我给它三个定位,一是金衢盆地,二是四省通衢,三是四面环山。金衢盆地意味着什么?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金衢盆地是浙中西难得的盆地,可以种庄稼,能聚拢人口,这可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

再说四省通衢,衢州地处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四省交界,要水路有水路,要陆路有陆路,其实也不光是这四个省,当年龙游商帮可是纵横四海,是十大商帮之一。四省通衢意味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动起来,经济和文化才能活跃。

至于四面环山,这意味着安全保障。有了安全保障,才能真正有信心留下来。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不就是南孔吗?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随着宋高宗一路南下,最终落户到衢州,成就了“东南阙里”,衢州的口号“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那这些跟宋词之河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把这三个特点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衢江以及整个衢州对于这条宋词之河的意义了。简而言之,衢江是钱塘江这条宋词之河的源头活水,它养育人才、聚拢人才、保护人才,让这片浙西山地成为一块温柔活泼的文化高地,北宋衢州文科进士就达252人。随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批进士又从这里走向全国。比方说铁面御史赵抃,刚正不阿,却知人善任。他举荐过“三苏”中的老苏苏洵,大苏小苏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告老还乡,特别低调,写诗:

滕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识议高斋老,只是柯村起四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招人喜欢呢?自然就成了东南士人爱敬的核心。

再比如衢州汪氏兄弟,哥哥汪观国与弟弟汪杞,因为喜欢苏轼、苏辙兄弟“夜雨对床”的故事,建了一座听雨轩,就是现在包山书院的前身,在这里教导子弟。后来,汪杞从金华召来了大儒吕祖谦教育子弟,吕祖谦又从南边请来了大儒朱熹,还在这里跟他展开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就是所谓的“三衢一会”。这都是当时最顶级的人才、最顶级的圈子。有了这些最高水平的人物,衢州这块文化高地就起来了,作诗填词的温柔氤氲之气也就有了。

怎么表现出来的?看一个衢州词人的代表人物:毛滂。毛滂出身大族,他的爸爸,大伯和叔叔都是进士。毛滂的太太是铁面御史赵抃的孙女,他爸爸毛维瞻还庇护过贬官的苏辙,毛滂本人也曾经在苏轼手下做官,苏轼对他颇为赞赏。

这个关系,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衢州文人的社交网络。那么,毛滂的词到底怎么样呢?民国有人将北宋词分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五大家,称毛滂为“潇洒派之宗祖”,什么叫潇洒?且看一首《南歌子·席上和衢州李师文》:

绿暗藏城市,清香扑酒尊。淡烟疏雨冷黄昏。零落酴醾花片、损春痕。润入笙箫腻,春余笑语温。更深不锁醉乡门。先遣歌声留住、欲归云。

这首词前半阙是一片春愁,后半阙则是一片春温。这就是潇洒,真正的潇洒不是不愁,而是愁了还能放下,能开解,能让自己飘逸起来。这是不是让人找到一点苏轼的感觉?只不过苏轼更刚健一些,所以是豪放派,而毛滂更清淡一些,所以是潇洒派。

其实,毛滂还不仅仅在风格上开山立派,他还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词牌,叫“惜分飞”。辛弃疾、晁补之等大词人都用它填过词。而毛滂的词风也深深影响了朱敦儒、姜白石等一大批词人。

所以我想说,当年,衢州不得了,在两宋时代,有1000多首诗、500多首词跟这个地方密切相关,这里既有像毛滂这样从衢州走向天下的本地词人,也有像辛弃疾、李清照这样从外乡来到衢州的外来词人,这两类人物携带着来自衢江的文气一路向东,走过衢江的质朴灵动、富春江的飘逸潇洒,又走向钱塘江下游的繁华与激烈,一直走到诗人所说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走出了整个中国的风雅颂。

最后,我以描写衢州的一首小诗《三衢道中》做结: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宋词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是新大众文艺时代,期待大家给每个县找一首词,给每个风景找一首词,给每段生活找一首词,把它说起来,唱起来,文创起来,流通起来,让时代的大河继续奔腾向前,这才是新时代的“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赏。这个关系,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衢州文人的社交网络。

那么,毛滂的词到底怎么样呢?民国有人将北宋词分为柳永、苏轼、秦观、贺铸、毛滂五大家,称毛滂为“潇洒派之宗祖”,什么叫潇洒?且看一首《南歌子·席上和衢州李师文》:

绿暗藏城市,清香扑酒尊。淡烟疏雨冷黄昏。零落酴醾花片、损春痕。润入笙箫腻,春余笑语温。更深不锁醉乡门。先遣歌声留住、欲归云。

这首词前半阙是一片春愁,后半阙则是一片春温。这就是潇洒,真正的潇洒不是不愁,而是愁了还能放下,能开解,能让自己飘逸起来。这是不是让人找到一点苏轼的感觉?只不过苏轼更刚健一些,所以是豪放派,而毛滂更清淡一些,所以是潇洒派。

其实,毛滂还不仅仅在风格上开山立派,他还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词牌,叫“惜分飞”。辛弃疾、晁补之等大词人都用它填过词。而毛滂的词风也深深影响了朱敦儒、姜白石等一大批词人。

所以我想说,当年,衢州不得了,在两宋时代,有1000多首诗、500多首词跟这个地方密切相关,这里既有像毛滂这样从衢州走向天下的本地词人,也有像辛弃疾、李清照这样从外乡来到衢州的外来词人,这两类人物携带着来自衢江的文气一路向东,走过衢江的质朴灵动、富春江的飘逸潇洒,又走向钱塘江下游的繁华与激烈,一直走到诗人所说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走出了整个中国的风雅颂。

最后,我以描写衢州的一首小诗《三衢道中》做结: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宋词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是新大众文艺时代,期待大家给每个县找一首词,给每个风景找一首词,给每段生活找一首词,把它说起来,唱起来,文创起来,流通起来,让时代的大河继续奔腾向前,这才是新时代的“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本报记者于山根据蒙曼3月23日在“浙西宋词之河”文化品牌发布活动上的讲话整理)

礼堂变成黑匣子,不到30元就能看戏剧

在村里,“种”一出先锋好戏

■ 潮声 | 执笔 王璐怡 宋彬彬

眼前,是一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的小镇街角。老式小卖部的玻璃柜里摆着几毛钱的零食,小吃店的灶台冒着热气……

这是乌青剧社最新原创沉浸式话剧《小镇物语》的演出场景。

观众钱哲奇是来“二刷”的。第一回,他坐在传统观众区,以常规视角看完了整场戏。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特意选了“不养闲人”区——一个随时可能被演员拉进剧情、被迫接戏的区域。

有意思的是,这个能让观众“二刷”甚至“三刷”的剧场,不在杭州、上海的任何一个小剧场里,而是在桐乡城西村的农村文化礼堂内。

2023年开始,桐乡本土民营剧团乌青剧社入驻城西村,开启了一场普通村庄的戏剧实验。三年过去,乌青剧社和这里的人们发生了哪些故事?戏剧又给村庄带来了什么?

小剧场,进了村

正是春生万物时。桐乡梧桐街道西部近郊的城西村和其他普通村庄的春日景象别无二致。

但如果四处走走,就会发现独特之处。村口,“城西有好戏”几个白色大字与丰子恺、莎士比亚等中外名照片墙构成了别致的村标。再往里走,大幅戏剧海报点缀着乡间巷道,售票亭、戏剧乡村等景观打卡点接二连三映入眼帘……在城西村,戏剧元素无处不在。

戏剧“浓度”最高的地点,是在村文化礼堂。入口过道,摆满了戏剧海报立牌,为首的正是不久前结束的原创沉浸式话剧《小镇物语》。城西村文化专职管理员钱玮怡,几乎每天泡在文化礼堂,现在村民最常问她“什么时候还有戏看?”这样的场景,对3年前的她来说,很难想象。



城西村里的戏剧氛围。 本报记者 王璐怡 摄



原创本土人文主题话剧《故事里的大运河·桐乡湾》现场。梧桐街道供图

2023年初,钱玮怡被派驻城西村负责文化工作,那是艰难的时刻——村民近5000人,大家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很旺盛,但村里的文化活动形式却很单一。也是在那年春天,一些改变发生了。当时,桐乡启动农村文化礼堂社会化运作试点,一家民营剧团“乌青剧社”入驻了城西村。

乌青剧社社长吕安迪,在桐乡颇具名气。90后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桐乡人,从小喜欢曲艺,大学又学了表演。2016年,他和几个小伙伴临时组了个小剧团亮相乌镇戏剧节,没料一炮而红。

在农村做剧场到底有没有市场?吕安迪起初也有担忧。城西村最吸引他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文化礼堂。它是一个复古风格的长方形建筑,占地650多平方米,基础条件不错。可容纳300多人,也符合其对小剧场的设想。

但项目启动,碰撞才真正开始。礼堂改造之初,大大小小的灯光设备、吊杆、幕布进场,就不断有村民好奇跑来看,要造个什么东西?

“小剧场?”

“小剧场?”大家摇摇头,没听过。看到礼堂一改往日明亮,换上黑窗帘、黑地面,村民更不理解,好好的礼堂,为啥弄得黑黢黢?

这其实是剧社改造的重点——黑匣子剧场,四壁通体喷黑,形似“黑色匣子”而得名,是一种实验性小剧场。吕安迪的想法是,既要保留传统镜框式舞台,也要为戏剧创作留出探索空间,让观众离演员更近、感受更直接。

不同于京剧等中国传统戏剧,乌青剧社主要展演的是以小剧场话剧为主的先锋戏剧。近年来,尽管乌镇戏剧节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先锋戏剧,但对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村老百姓来说,它仍算得上小众。

于是,剧社决定敞开大门和村民相识。礼堂一边改建,演员一边带妆排练。大门敞着,村民路过探头,看着看着就站住了脚。有位阿姨盯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似的:哦,你们这是来唱戏!演员们忍不住笑了:“他们管话剧演出叫‘唱戏’。”

但吕安迪觉得,改变需要时间,起码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感兴趣的。

很快,乌青剧社在城西村的第一场戏剧演出开场了,一场名为《茂》的戏剧演诵会赢得现场掌声不断。

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村民。演出效果远超预期,看到孩子在台上演得有模有样,很多家长惊讶又感慨,“没想到十多天孩子就有这样精彩的表现。感觉戏剧离我们生活也不远。”

儿童剧团的第一次亮相十分成功,到了第二年,选角会一下子激烈起来。来面试的不仅有桐乡的孩子,还有不少从杭州、嘉兴专程赶来。

“孩子是传播戏剧的重要桥梁。”吕安迪说,孩子参演会引起家庭的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了解的过程,也是“种戏”的过程。

从孩子演戏开始,村里看戏的人慢慢多了,想演戏的人也悄悄冒了头。去年3月,乌青剧社推出了首期成人戏剧工作坊,让大人也能参与进来。

以文化特派员项目推进成人戏剧工作坊为契机,去年乌青剧社重磅推出了《我们的村剧》,邀请更多村民加入。演员招募信息在村里微信群一发布,两天就有50多人报名,他们中有喜欢唱越剧的阿姨,有从未上过台的大叔,有喜欢音乐的素人歌者……最终《我们的村剧》顺利演出,那是一台真正属于村民自己的戏。

“一个孩子是传播戏剧的重要桥梁。”吕安迪说,孩子参演会引起家庭的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了解的过程,也是“种戏”的过程。

从孩子演戏开始,村里看戏的人慢慢多了,想演戏的人也悄悄冒了头。去年3月,乌青剧社推出了首期成人戏剧工作坊,让大人也能参与进来。

以文化特派员项目推进成人戏剧工作坊为契机,去年乌青剧社重磅推出了《我们的村剧》,邀请更多村民加入。演员招募信息在村里微信群一发布,两天就有50多人报名,他们中有喜欢唱越剧的阿姨,有从未上过台的大叔,有喜欢音乐的素人歌者……最终《我们的村剧》顺利演出,那是一台真正属于村民自己的戏。

“一个孩子是传播戏剧的重要桥梁。”吕安迪说,孩子参演会引起家庭的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了解的过程,也是“种戏”的过程。

茅盾和艺术大师丰子恺。

乌青剧社深耕桐乡,作品尤其以结合地方文化见长,到城西村后更接连推出了不少作品。比如,儿童剧团打造了原创儿童剧《我是小飞机》《杭白菊传奇》《人志大》等。最新原创沉浸式话剧《小镇物语》以嘉兴古镇文化为底色,以改革开放时期个体经济萌芽为脉络,将观众带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江南小镇……

这几年,剧社在城西村陆续推出戏曲、脱口秀、相声专场、沉浸式戏剧等多种形式的演出,大大小小办了200多场,观众累计有好几万人次。“一方面,我们会结合越剧、‘桐乡三跳’这些传统曲艺,时不时给村民演些他们爱看的节目,丰富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像话剧、相声这些新形式,我们先在村里演一场,既练练手,也听听村民意见,再正式对外售票公演。”吕安迪说,在业内,本就有驻场演出的说法,好戏都是磨出来的。

“一个村的文化礼堂,能持续产出话剧、相声、小品,这是非常难得的。”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厉春雷说,他觉得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探索对村民和村庄的影响,“文化的浸润和熏陶,能慢慢提升村民的素养,营造村庄的氛围,最终塑造起乡村的文化自信。”

这个实验在城西已经持续了3年,不过从经济效益上看,还远没到开花结果的时候。比起城市剧场动辄上百元的演出票价,城西村的戏票不到30元,便宜得不像话,而且所有城西村民能免费看戏。

“赚钱肯定谈不上,但至少是不亏的。”吕安迪算了一笔账。“现在有了自己的固定剧场,起码可以安心创作。打动观众和市场的肯定是作品,只有把市场做起来,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吕安迪身上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值得高兴的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嘉兴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了民营剧社。

“戏是慢慢种出来的,产业也一样。”城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鲍银玲相信,好戏还在后头。